

蔡

志

忠

古

典

幽

默

漫

画

鬼狐儂·怪

聂小倩 杜子春



我 帮 找 网

wobangzhao.com

视频教程·亲测神器·打包素材·高薪技术

目次

鬼狐仙怪

——聂小倩·杜子春

聂小倩

3

杜子春

41

〔附录〕

聂小倩

116

杜子春

121



聂小倩



话说浙江有位书生
名叫宁采臣……



他从小立志考取功名，
苦读四书五经……



可是十年寒窗苦读，
竟然毫无进展，原
地踏步……



江南气温高，
读书的效果当
然不好！



古语说：“有志者
事竟成”、“铁杵磨成
绣花针”。



皇天不负苦
心人，十年
苦心终有所
成。



宁采臣终于
出头成了
秀才！

没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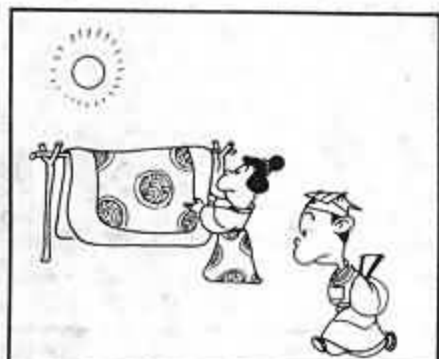


“绣”才字
我的技术
一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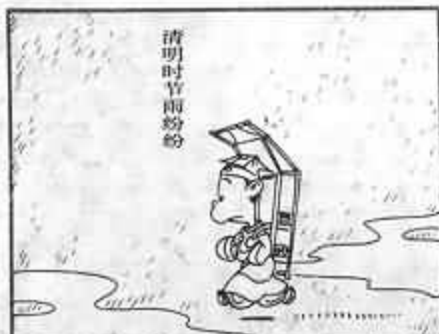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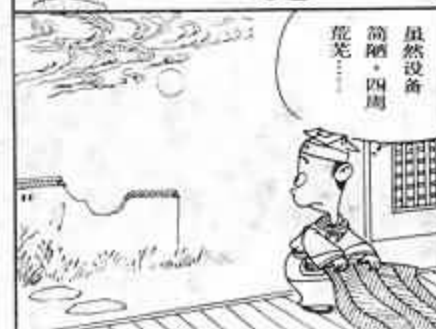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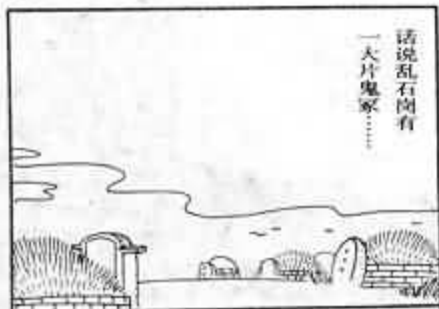


























你这汉子
大约是铁
石打的。



这么薄
情的男人
真是少
见！



这么美的姑
娘我怎么会
动心呢，真
是误会。



不是我情太
薄，而是皮
包太薄，没
钱付她夜渡
费。



跟我同睡
保证不会
受寒，俗话
说：无肉不
饱，无女不
暖……



真的，那
么就试着
看无妨。

楼着一
女睡，
暖过三
床被。



哇，你的
身体好冰
没有一
点体
温！



冬天还是我
一人独睡，
你夏天再来
好了。



















该轮到我来制你！死吧！



别杀我，我也是鬼，是你的同类啊！



你倒说来听听看，证明你也是鬼类。

好。



我是个鬼才，满腹鬼胎，鬼头鬼脑，鬼主意多得说不上来。



这张才是正宗神符，应该能镇住你。

不怕。



现后请分第二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三心善萨

这也不怕。



再念圣经，马太福音第四

thrown into eternal fire at eye hidden you, pick and throw it from you; it is for you to enter life with a, than having two eyes set into the fire of hell, so it that you do not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you, that thou angels be for ever looking at heavenly Father

这更不可怕。



因为我听不懂英语！























婚后·小两口恩爱
无比……



左邻右舍也
很喜欢聂小
倩，对于她是
鬼的事实也不
介意……

谢谢大家
参加我们
的婚礼。



村童更高兴有
了这位新邻居……

聂姐姐
的节目
又要开
始了！

快去
看！



好好玩
啊！

变！

比大卫魔
术还棒！

好！



秀才带一
个鬼妻回来，
明天就举行
结婚典礼。

人鬼结
婚？活到
这么老还
没碰到。



没参加过这种婚
礼，不知道贺客
该有什么
规矩？

去参加
就是了，
没什么大不
了。



结婚典礼比照世俗的规
矩，没造成困扰问题……

人鬼联姻

阴阳合璧



问题是贺礼。
我们应该烧
纸钱还是该
给现金。

给新娘的烧
报纸，给新
郎的付现金。





杜子春











杜老爷由于
应酬·天天
花天酒地·



他正当盛年·但跌
打的身体却挡不
住酒色的摧残·



什么
是富贵病？

富翁是富
贵人·得
的是富贵
病·不好
医·



阿弥陀佛！



施主·请
布施做好
事吧！



我每天都
布施做好
事·这个我
做得很足·



我也相
信施比
受有福·





杜老爷死后，家产由
杜子春接管，成为第
二代企业家。



老爹留下
这么多钱
时，我一辈子
也花不完。



可是没两天，
家产已花掉了
一大半。



遗产税
百分之
六十五。



从此杜子春变成
长安最有钱的公子，
成为众香国的新宠。



身边的女人一个
接一个，一直去旧
换新。



我这么受
女人欢迎，
应改个名字
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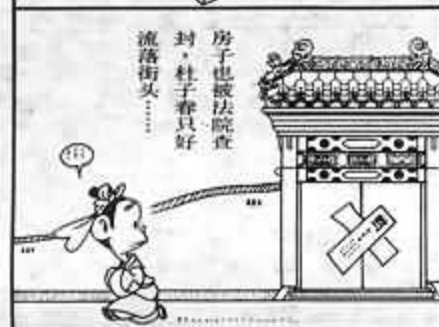


杜子春这
名字好好的，
换什么名？

史蒂芬·杜。















再冻下去，
只怕要横死
街头！



大罗神仙
啊！求你
让我有个
栖身之所！



我崔伯伯
最同情无
栖身处
穷人！

太好了！



来！送你
一个温暖
的家！



寒流来袭，
食物难求，
好多天没吃
到东西。



可怜的杜子
春，十天来
曾进食，饿
昏了！

可怜！



饿昏的人
也有利用
价值，要
好好把握。

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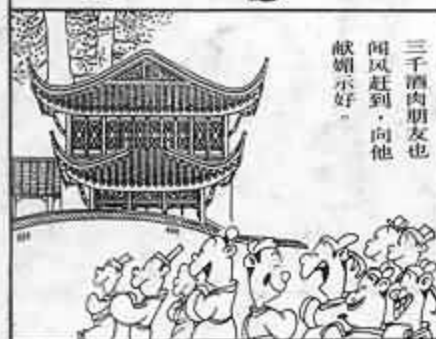
大唐内政部

不满社会福利不足
绝食抗议！

为我们穷人作
代言人。



















不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团体，来到了难民营区。



我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专程来救济各位。



我是绿色联盟的代表，关心各位的生态与保育。



我是白色联盟，专办各位的身后事宜。



杜子春无奈，只好随着人潮逃难到成都。



各位逃来辛苦，我们已为各位准备食宿，请入营区。



想不到地方政府服务这么好，为我们设想周到。



是难民营？





天宝十五年，肃宗即位于灵武，派名将郭子仪平定安禄山的叛乱。



好消息！我军击败叛军，内乱已经平定。

太好了，万岁！
太棒了。



感谢你们为国出力，光复国土，收复失地。

哪里哪里！



感谢你们为我出力，保卫我的地皮。



乱军已平定，可安心回家过年。



你们是谁？为何住在我的房子？

凭什么证明这是你的房子？



这是我的房地产权证与户口名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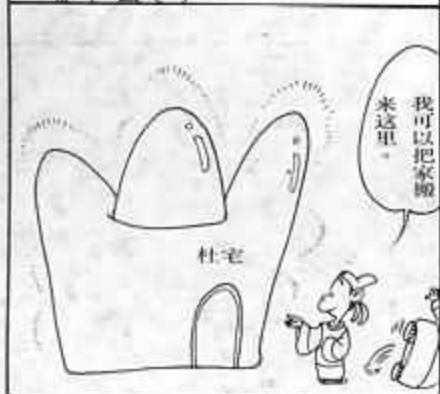
这房子有你的户口，也有我的户口！



我的户籍是幽灵人口！









从此·主仆二人天天
看书研读经济。



这本洋书
中有我的
名字。



你是世界
富豪排名
三百二十



这本小说
是拥金最
多的世界
纪录保持
人。



上回投资土地
失败·这回改
行从事建筑。



大盖办公大
楼·把长安
东区变成曼
哈顿。



盖摩天大楼
的技术是高
科技·不可
几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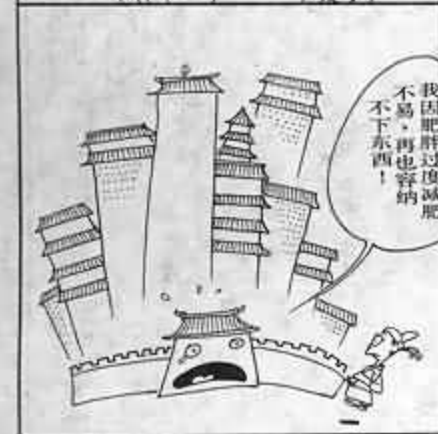
技术没
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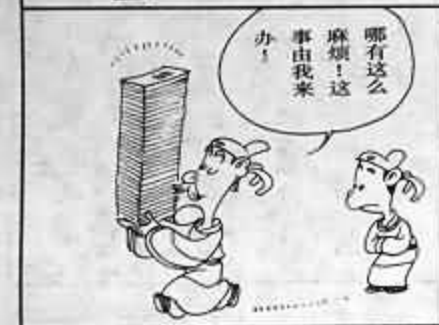
盖成中国风
就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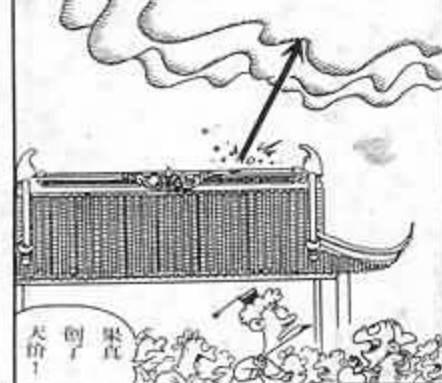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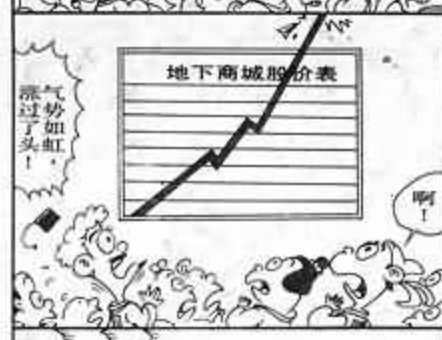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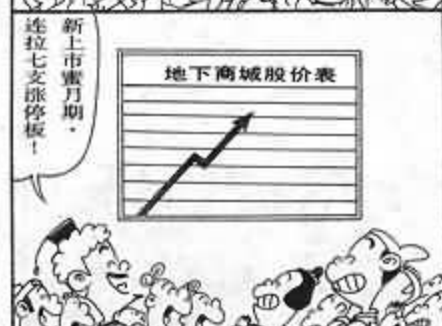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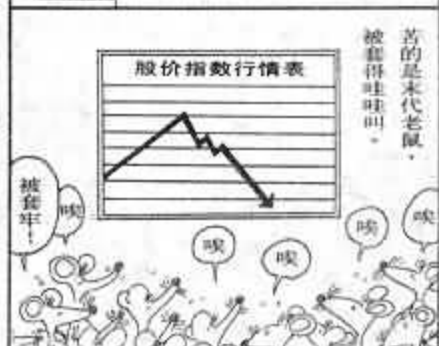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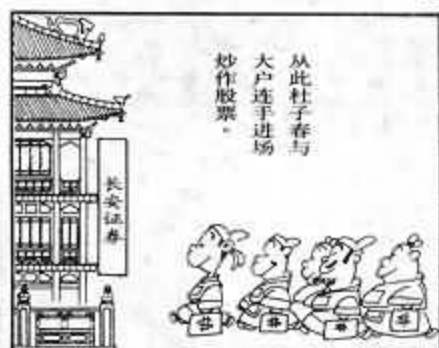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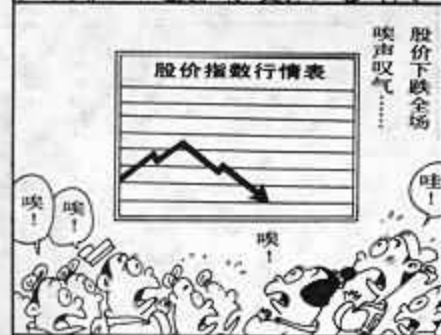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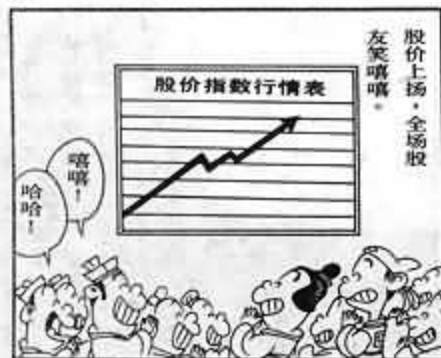












财神爷有灵，保佑我新的一年更赚钱。



我真心真意的祭拜您，用的也是最好的贡礼。



别人烧的是金纸，

我烧的可是真钞票！



第一愿·愿
地下商城生
意兴隆人潮
热滚滚。



第一愿·愿
股价狂涨·
股市更发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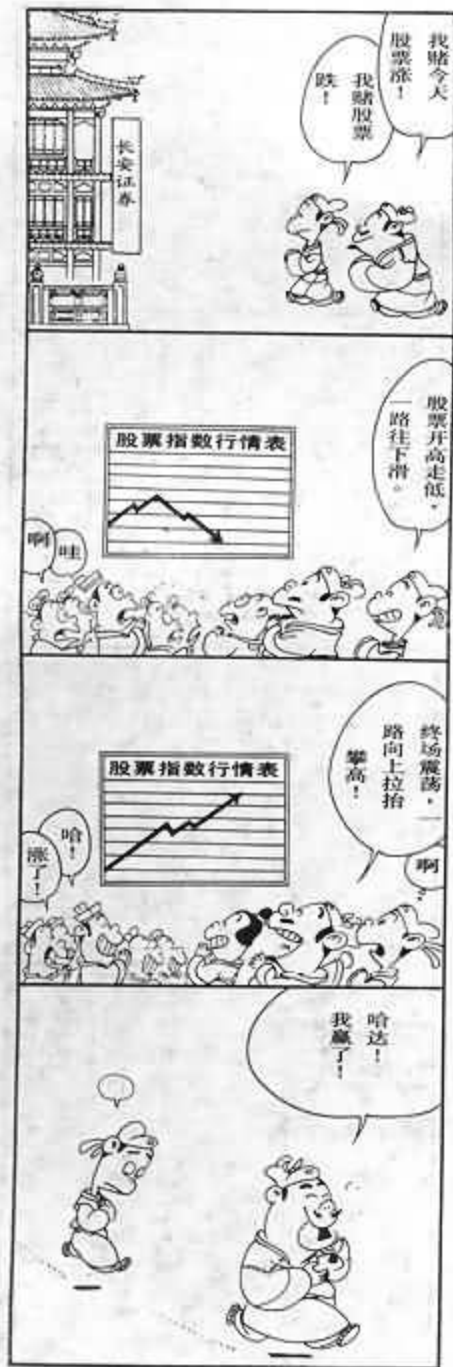


唉呀！





















话说人死后，
幽魂即进入阴曹
地府受审判。



依生前恶业的多寡分别判刑，
在十八层地狱受罪。



由于现代
唯利是图，
多行不义，
天堂者少，
地狱者多。
入



十八层地狱早
就不敷使用，
正在加盖。

地狱19、20层
扩建工程



我的大王已
下帖邀请杜
子春，容我
带他回去交
差。



你的大王真
偏心，为何
没邀请我？

没问题，
马上补你
帖子。



阎罗王的
死帖多得
很，你也
一起来？



啧啧！

算了！我
还想多活
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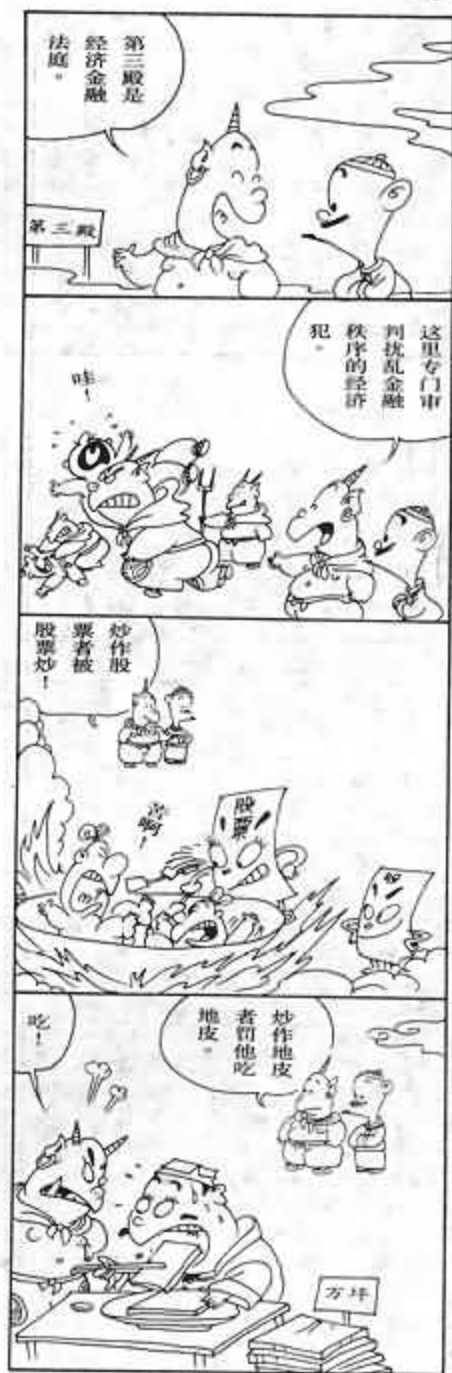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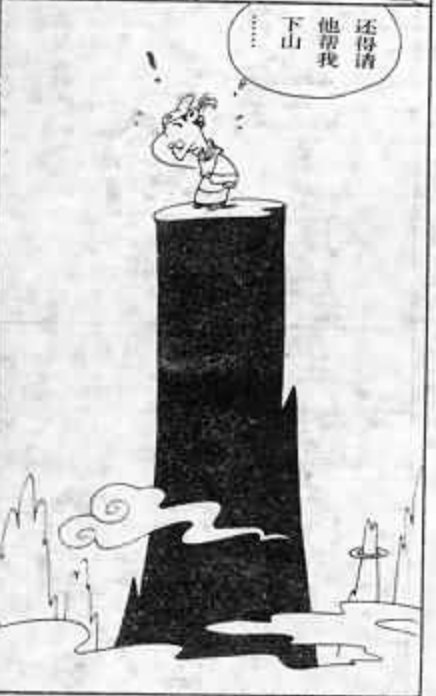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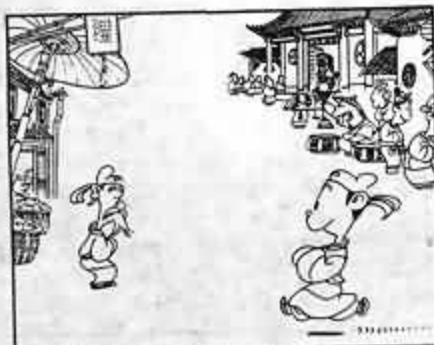












少爷！你
又向仙人
借钱回来
了！



这次拿了多
少？我们可
以重整旗鼓
再向商场进军！



这次没借
到资金，
却得到信
心。



仙人啊！
请再帮我
一次忙，
带我下
山去！



他的戏已经
演完，不会再
出场，你的问
题我来帮助
解决！

你又不念法
术，如何带
我回长安？



漫画家无所不
能，只要改个
背景就成。



瞧！现在
可不就在
长安城？



附录

聂小倩 [原载《聊斋志异》]

宁采臣，浙人。性慷慨，廉隅自重。每对人言：「生平无二色。」适赴金华，至北郭，解装兰若。寺中殿塔壮丽；然蓬蒿没人，似绝行踪。东西僧舍，双扉虚掩；惟南一小舍，扃键如新。又顾殿东隅，修竹拱把；阶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甚乐其幽杳。会学使按临，城舍价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归。日暮，有士人来，启南扉。宁趋为礼，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间无房主，仆亦侨居。能甘荒落，旦晚惠教，幸甚。」宁喜，藉藁代床，支板作几，为久客计。是夜，月明高洁，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宁疑为赴试诸生，而听其音声，殊不类浙。诘之，自言：「秦人。」语甚朴诚。既而相对词竭，遂拱别归寝。宁以新居，久不成寐。闻舍北喁喁，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窥之。见短墙外一小院落，有妇可四十余；又一媪，衣黧绯，插蓬沓，鲐背龙钟，偶语月下。妇曰：「小倩何久不来？」媪云：「殆好至矣。」妇曰：「将无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闻，但意似蹙蹙。」妇曰：「婢子不宜好相识！」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来，彷彿艳绝。媪笑曰：「背地不言人，我两个正谈道，小妖精悄来无迹响。幸不瞥着短处。」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

也被摄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誉，更阿谁道好？」妇人女子又不知何言。宁意其邻人眷口，寝不复听。又许时，始寂无声。方将睡去，觉有人至寝所。急起审顾，则北院女子也。惊问之。女笑曰：「月夜不寐，愿修燕好。」宁正容曰：「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女云：「夜无知者。」宁又咄之。女逡巡若复有词。宁叱：「速去！不然，当呼南舍生知。」女惧，乃退。至户外复返，以黄金一铤置褥上。宁掷掷庭墀，曰：「非义之物，污吾囊橐！」女惭，出，拾金自言曰：「此汉当是铁石。」诘旦，有兰溪生携一仆来候试，寓于东厢，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锥刺者，细细有血出。俱莫知故。经宿，仆一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归，宁质之，燕以为魅。宁素抗直，颇不在意。宵分，女子复至，谓宁曰：「妾阅人多矣，未有刚肠如君者。君诚圣贤，妾不敢欺。小倩，姓聂氏，十八夭殁，葬寺侧，辄被妖物威胁，历役贱务；觊颜向人，实非所乐。今寺中无可杀者，恐当以夜又来。」宁骇求计。女曰：「与燕生同室可免。」问：「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问：「迷人若何？」曰：「狎昵我者，隐以锥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摄血以供妖饮；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罗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时好耳。」宁感谢。问戒备之期，答以明宵。临别泣曰：「妾堕玄海，求岸不得。郎君义气干云，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归葬安宅，不啻再造。」宁毅然诺之。因问葬处，曰：「但记取白杨之上，有鸟巢者是也。」言已出门，纷然而灭。明日，恐燕他出，早诣邀致。辰后具酒饌，留意察燕。既约同宿，辞以性癖耽寂。宁不听，强携卧具来。燕不得已，移榻从之。嘱曰：「仆知足下丈夫，倾

风良切。要有微衷，难以遽白。幸勿翻窥篋袱，违之，两俱不利。」宁谨受教。既而各寝。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时，洵如雷吼。宁不能寐。近一更许，窗外隐隐有人影。俄而近窗来窥，目光闪烁。宁惧，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练，触折窗上石椽，欻然一射，即遽敛入，宛如电灭。燕觉而起，宁伪睡以覘之。燕捧篋检征，取一物，对月嗅视，白光晶莹，长可二寸，径非叶许。已而数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语曰：「何物老魅，直尔大胆，致坏篋子。」遂复卧。宁大奇之，因起问之，且以所见告。燕曰：「既相知爱，何敢深隐。我，剑客也。若非石椽，妖当立毙；虽然，亦伤。」问：「所藏何物？」曰：「剑也。适嗅之，有妖气。」宁欲观之。慨出相示，荧荧然一小剑也。于是益厚重燕。明日，视窗外，有血迹。遂出寺北，见荒坟累累，果有白杨，鸟巢其颠。迨营谋既就，趣装欲归。燕生设祖帐，情义殷渥。以破革囊赠宁，曰：「此剑袋也，宝藏可远魑魅。」宁欲从授其术。曰：「如君信义刚直，可以为此；然君犹富贵中人，非此道中人也。」宁乃托有妹葬此，发掘女骨，敛以衣衾，赁舟而归。宁斋临野，因营坟葬诸斋外。祭而祝曰：「怜卿孤魂，葬近蜗居，歌哭相闻，庶不见陵于雄鬼。一瓿浆水饮，殊不清旨，幸不为嫌。」祝毕而返。后有人呼曰：「缓待同行！」回顾，则小倩也。欢喜谢曰：「君信义，十死不足以报。请从归，拜识姑蟑，媵御无悔。」审谛之，肌映流霞，足翘细笋，白昼端相，娇艳尤绝。遂与俱至斋中。嘱坐少待，先入白母。母愕然。时宁妻久病，母戒勿言，恐所骇惊。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宁曰：「此小倩也。」母惊顾不遑。女谓母曰：「儿飘然一身，远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泽被发肤，愿执箕

帚，以报高义。」母见其绰约可爱，始敢与言，曰：「小娘子惠顾吾儿，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儿，用承桃绪，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儿实无二心。泉下人，既不见信于老母，请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怜其诚，允之。即欲拜嫂。母辞以疾，乃止。女即入厨下，代母尸饔，入房穿榻，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惧之，辞使归寝，不为设床褥。女窥知母意，即竟去。过斋欲入，却退，徘徊户外，似有所惧。生呼之。女曰：「室有剑气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见者，良以此故。」宁悟为革囊，取悬他室。女乃入，就烛下坐。移时，殊不一语。久之，问：「夜读否？妾少诵楞严经，今强半遗忘。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宁诺。又坐，默然，二更向尽，不言去。宁促之。愀然曰：「异域孤魂，殊怯荒墓。」宁曰：「斋中别无床寝，且兄妹亦宜远嫌。」女起，容颦蹙而欲啼，足偃僵而懒步，从容出门，涉阶而没。宁窃怜之。欲留宿别榻，又惧母嗔。女朝旦朝母，捧匱沃盥，下堂操作，无不曲承母志。黄昏告退，辄过斋头，就烛诵经。觉宁将寝，始惨然去。先是，宁妻病废，母劬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渐稔，亲爱如己出，竟忘其为鬼；不忍晚令去，留与同卧起。女初来未尝食饮，半年渐啜稀施。母子皆溺爱之，讳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无何，宁妻亡。母阴有纳女意，然恐于子不利。女微窥之，乘间告母曰：「居年余，当知儿肝鬲。为不欲祸行人，故从郎君来。区区无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为天人所钦瞩，实欲依赞三数年，借博封诰，以光泉壤。」母亦知无恶，但惧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注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夺也。」母信之，与子议。宁喜，因列筵告戚党。或请覩新妇，女慨然华妆

出，一堂尽晦，反不疑其鬼，疑为仙。由是五党诸内眷，咸执贽以贺，争拜识之。女善画兰梅，辄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袭以为荣。一日，俛颈窗前，招怅若失。忽问：「革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缄置他所。」曰：「妾受生气已久，当不复畏，宜取挂床头。」宁诘其意，曰：「三日来，心怔忡无停息，意金华妖物，恨妾远遁，恐旦晚寻及也。」宁果携革囊来。女反复审视，曰：「此剑仙将盛人头者也。敝败至此，不知杀人几何许！妾今日视之，肌犹粟栗。」乃悬之。次日，又命移悬户上。夜对烛坐，约宁勿寝。欸有一物，如飞鸟堕。女惊匿夹幙间。宁视之，物如夜叉状，电目血舌，映闪攫拏而前。至门却步；逡巡久之，渐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将抓裂。囊忽格然一响，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掀夜叉入，声遂寂然，囊亦顿缩如故。宁骇詫。女亦出，大喜曰：「无恙矣！」共视囊中，清水数斗而已。后数年，宁果登进士。女举一男。纳妾后，又各生一男，皆仕进有声。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应。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

「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松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柩族亲，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啸于二松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惊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缝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讫，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道士适去，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震动天地。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皆杖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

怒，摧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极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俊貌，狮子，蝮蝎，万计；哮吼拏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两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取叉置之镬中。」又不语。因执其妻来，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语。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从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捉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碾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树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劝家。」生而多病，针灸药医，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坠床，痛苦不齐，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狎者，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数年，恩

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又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见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错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发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劾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作者简介

本名／蔡志忠

籍贯／台湾彰化

出生／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

经历／一九六三年起开始画连环漫画

一九七一年任光启社电视美术指导

一九七六年成立远东卡通公司、龙卡通公司、

拍摄卡通作品有《老夫子》第一、第三集、《乌龙院》

《老夫子》第一集获最佳卡通影片金马奖

一九八三年开始在报章杂志发表四格漫画，作品并在

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日本报章长期连载

一九八五年获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

• 老子说
(二·三·五元)

(二·一·〇元)

• 老子说Ⅱ

(三·一·五元)

• 庄子说

(三·〇·五元)

• 庄子说Ⅱ

• 孔子说
(三·四·五元)

(二·一·〇元)

• 论语

(二·六·〇元)

• 大学

(二·二·〇元)

• 中庸

• 孟子说
(二·六·五元)

(三·一·五元)

• 韩非子说

(三·一·五元)

• 孙子说

(三·六·〇元)

• 列子说

• 史记
(三·六·〇元)

(三·八·〇元)

• 世说新语

(三·八·五元)

• 六朝怪谈

(二·六·〇元)

• 六祖坛经

• 禅说
(三·六·〇元)

(二·三·五元)

• 唐诗说

(三·三·五元)

• 唐诗说Ⅱ

(三·一·五元)

• 宋词说

• 菜根谭
(三·二·五元)

(三·八·〇元)

• 聊斋志异

(以上各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聂小倩 杜子春



蔡志忠古典幽默漫画 X

ISBN 7-108-00553-0/G · 101 定价 5.10 元